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田野

刘华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田野

刘 华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 / 刘华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233-5

I. ①田…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3147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田 野

刘 华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杨 兰

责任校对 裴红燕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2018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001	节日的宁都
009	爱唱山歌的修水
017	擂山为鼓，击鼓而歌
025	寻访鄱阳渔鼓
032	南丰石邮村的搜傩之夜
038	广昌孟戏《长城记》（三 夜本）最后的演出
044	衔着乡风的茶亭
050	浪漫的毛楂
058	自由的造神
064	百花帐中的剪纸女神
069	在韩国江陵过端午节
078	樟树市里话樟树
087	叩问石塘寻洛阳
094	浒湾再访金溪书
102	大地美人
117	树长风云

124	村庄
156	桃花源里可耕田
165	过去的雨
176	想起紫云英
183	笔钓鄱阳湖
203	有了生命的豹还需要什么
206	长在龟背上的村庄
209	想念一把织布刷子
212	为什么被毁的总是历史的表情
215	田野漫笔
232	后记

节 日 的 宁 都

我因一位摄影家五彩缤纷的眼神而向往节日的宁都。他连年在节日里造访宁都，他的眼里尽是关于民俗世相的影像。

节日的宁都是什么样子？从一些摄影作品里，一些片段的介绍里，我捕捉着它的神韵，它的气息。

节日的宁都是隆重的。它被缠绕在一根根竹篙上，是林立的鞭炮；被填充在一杆杆鸟铳里，是喜庆的轰鸣；被粘贴在一只只彩灯上，是精巧的剪纸；或者，它端坐在一抬抬花轿里，是形形色色的戏剧人物。

节日的宁都是乡土的。它在一座座祠堂里听戏，笑得前仰后合；它在山路上、河堰上庄严地游走，神圣的步履惊醒了冬眠着的土地；它在夜色笼罩的田野上狂欢，灯火长龙的舞蹈映红了所有的脸、所有的心。

我在平日里多次到过的地方，竟让我如此陌生。看来，结识一方土地，需要抵达它的节日，抵达它的内心，抵达乡村每个盛大礼仪的现场。庄严的神情，是探问它的来路的方向标；欢乐的氛围，是了解它的性格的说明书。

我好奇地走近节日的宁都。

第一次，我虽没有进入，却距离它很近很近了，就在中秋节的前夕。我看见一条细瘦的小河，用自己浅浅的流水，在洗刷一座村庄。一河的板凳、竹椅、八仙桌，一河的桶、盆、砧板和床架。一河的老人和孩子，在清洗一河平凡的日子，清洗生活的每个杳见。平常的风俗习惯，因为满河的喜气，宏大的场面，而充满了富有魅力的仪式感。

这个场面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把一个家搬到河边、井边，甚至拆下门板，洗刷一遍，用清洁的心情来迎接皎洁的月圆时分，曾是随处可见的景象。少年时，我就曾在所有门板被洗得刷白的长街上，看十五的月亮怎样把店铺里的月饼抢购一空。如今，这种淳朴的风俗习惯，恐怕在别处乡村已难得一见了。

没想到，传统习俗依然顽强地生长在宁都民间，且风姿不减。最是动人的当属中秋之夜。月圆时分的宁都，聚集在祠堂前的壮汉，他们高举着的一竿竿竹篙火龕上，生长着一簇簇耀眼的火苗；追逐着月光的孩子，他们手持的芋荷梗子上，插满了祷祝平安的线香；浑身弥散着擂茶芳香的妇女，正以皎洁的心情“迎月光姊妹”。

我因此惊奇大约算不上矫情的。于是，去岁，我忍不住走进了正月的宁都。

虽然是临时动议，宁都的朋友很轻易地就把我的行程给安排得满满的——正月十三到达，晚上去黄石镇听宁都采茶戏；正月十四，上午访问竹管乡的宁都道情，下午是石上村的“割鸡”仪式，晚上有江背村的“扛灯”；正月十五那天有一些选项，比如，上午可看黄石中村的傩戏或田头镇的“妆古史”游村，下午再赴

石上村看鞭炮燃放仪式，傍晚是该村的担灯游村，这个元宵之夜更是精彩纷呈，形形色色的灯会遍布山野间，可惜，一年太长，一夜太短，我们只能就近顺便去观赏增坊村的桥槌灯表演。

宁都让我大饱眼福。好比正月间不怕来客，酒菜都是现成的，喜庆的民俗活动也是现成的，即便茫无目标地游走在乡间，或许也能碰上十分新鲜的活动。

我乘车前往田头镇的路上，就听得连绵的丘陵间传来一阵吹打、几声响铙，留意车窗外，只见一群孩子站在山包上呐喊，赶紧停车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支抬菩萨游村的队伍，专为去年所建的新房驱邪祈福。

队伍来到一幢新居门前。端坐于一抬抬神轿上的菩萨，在鞭炮声中受用着屋主人的膜拜。其中有两尊菩萨被抬进厅堂，一问，他们是“汉公”“汉婆”，想来，守在门外的就是汉高祖的各位将军了。游历赣南乡村，时常可见汉帝庙。汉帝庙祀汉高祖刘邦及张良、樊哙、萧何、韩信等，这是因为刘邦重农抑商、减轻刑法、轻徭薄赋、释放奴隶，深得民心，故被尊为“米谷神”。尽管清代官府曾下令不宜祀奉汉高祖，但赣南的汉帝崇拜至今流风不绝，除了天高皇帝远，恐怕也渗透了客家人对中原故里的万般缱绻吧？

抬菩萨游村的队伍，让我想起先前听说的“送甌盖”“谢甌盖”“打甌盖”等独特的婚俗礼仪。所谓“送甌盖”，是指人们给头年娶亲的人家送礼的道贺形式，它的礼品是特定的，有红漆的饭勺、筷子等，其中无疑蕴含着生子添丁、儿孙满堂的祝福；“谢甌盖”则是收受方的答谢礼仪；而“打甌盖”却是道贺的赞颂礼仪。

有意思的是，为了给新人道喜唱赞，正月的宁都乡间居然活跃着一支支甌盖队，他们记住了去年邻近村庄那些结婚的人家，于正月初四出动，走村串户登门道贺。甌盖队的成员有手提甌盖的喝彩师，专管鸣放鞭炮、接受红包的总管人，还有六位吹鼓乐师。想想看，奔走在田野、村舍间的这支喜气洋洋的队伍，又是多么滑稽的队伍。

甌盖队进门前先给东家放一挂爆竹，然后，由一手拿甌盖、一手拿一扎红漆筷子的喝彩师高诵赞语，同时以筷子敲打甌盖，众人应和：

甌盖到你大门边——好啊，
一对石狮笑连连哪——有啊，
石狮开口迎甌盖哟——好啊，
荣华富贵万万年——有啊。

甌盖队接着到厅堂、厨房去喝彩，然后，把甌盖举到新郎、新娘、其父母以及其他直系长辈头上敲打。敲打之间也伴有唱彩，彩词内容都是即兴创作的吉利话。其时，屋里挤满看热闹的村人，他们跟着唱彩齐声吆喝：好啊，有啊。

显然，筷子寓意“早生贵子”，至于饭甌的甌盖如何也成了道具，就不得而知了。大概是因地制宜吧？其实，在民俗活动中，很平凡的生活器具常被人们信手拈来。我在相邻的于都县看过村民表演“甌箎舞”，人们手持甌箎环绕成圈，舞之蹈之，队列逐渐收拢，拥作一团，随着一阵吆喝，举过头顶的甌箎一齐发出哗

哗的响声。所谓甌箎，就是用竹筒剖成的刷把。

田头镇的“妆古史”却是讲究。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城隍庙前已是人头攒动。在一支鼓乐队洋鼓洋号的引领下，一顶顶披红挂彩的木轿挤进入群，停放在城隍庙与对面的戏台之间。木轿以红布遮顶，正面装饰得五光十色、富丽堂皇，剪纸、扎花、贴画，有各种纹饰，还有人物、珍禽等图案。每顶木轿都贴有不同的剧目名称，如《天官赐福》《刘玄德招亲》《女驸马》《朱砂印》《错路缘》《三请梨花》等。一些男孩女孩分别化装为各个故事的主角，听任大人们把自己“装”进历史里，有的委屈得哭了。

城隍，为古代神话所传守护城池的神，被道教尊为“剪恶除凶，护国保安”之神，唐代郡县皆祭城隍。田头镇的城隍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多次维修，至今香火旺盛。庙内有一副楹联甚是惊警，称“城市乡村极恶巨奸难逃油锅刀山，隍镇山庄慈善广布易脱苦海血河”。人们礼拜神明，为的是保佑自身，可能是怕独敬一个城隍还不保险吧，于是，又在城隍庙两侧建了东岳庙和汉帝庙，旁边还有七仙庙和老官庙。不管是哪路尊神，跪倒便拜，见庙便烧香，正是中国老百姓对宗教持实用主义态度的生动写照。而在山多林茂、江河密布的江西，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北人南迁带来的驳杂的民俗信仰、湘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传播交融，这些条件决定了这块土地更是诸神狂欢的地方。宁都作为中原汉人南迁的早期定居地，各路尊神也在这里比邻落户，和平共处，一同受用着俗世的香火。

朋友笑称此地为“信仰超市”。想来也是，对于信众，十分的方便。听说，这里每年正月十六都要举行“出神”活动，人们

将汉帝庙、东岳庙、七仙庙和老官庙所有的五十三尊神像洗刷一遍后，分别请入装饰一新的木轿，在神旗、凉伞的引导下，游遍镇街和所辖的村庄。左邻右舍一个也不得罪，想必能让自己的祷祝多几重保险。

我在正月十五所见的“妆古史”游村，不知是否为次日“出神”的热身。装入“古史”的木轿，待到高跷队演员化装完毕，随着一阵鞭炮炸响便出发了。依然是鼓乐队在前，接着是神旗、高跷、木轿，殿后的是旱船、蚌壳和乌龟。踩高跷的八个演员分别扮作《西游记》《八仙过海》等故事中的人物，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在取景框里仰望着他们的气喘吁吁。藏在蚌壳和龟甲里的，是两个年轻女子，蚌壳里的女子很是得意，老是敞开蚌壳任由人们拍照，扮乌龟的女子却一直别扭着，我始终没有看到她的脸。

队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队伍要在偌大的镇上游走一圈再回到城隍庙。为了让高跷队演员休息，半路上准备了农用车，坐在车斗上稍作休息即可，不必卸去高跷。最悠闲惬意的，该是坐在木轿里的大约五六岁的孩子，那些刘玄德、樊梨花们。但他们一个个表情懵懂，或有疑惑不安，似乎在为自己的装束、为今天的热闹而纳闷，好在都有自己的父母守护在木轿边。

田头镇的“妆古史”，让我联想起头天夜晚看到的江背“扛灯”。那是一种大型花灯，用竹篾做成五层骨架，装裱着吉祥寓意的剪纸、贴图以及灯谜、联语、诗词等，花灯的上面各层有门楼，额书戏名，内中装置微型的戏剧人物，并用头发系着人物，巧妙利用每层灯火的热动力，使人物旋转起来。听说，如今江背村中只有一位老人会做这种“扛灯”了，为做当晚用于游村的九只花灯，

竟耗费了老人半年的时间。时间证明了工序的繁缛和技艺的精细。

回想那些旋转在花灯中的戏剧人物，我忽然觉得，这“扛灯”何尝不是一种“妆古史”呢？

宁都乡间乃至整个赣南客家对“古史”的迷恋，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地域的文化风貌和精神气质。我以为，诸如“妆古史”之类的民俗活动，既是人们寓教于乐的一种教化手段，更是人们祈福纳吉的一种仪式。“古史”中的主角，被尊崇着、供奉着，人们像抬菩萨游村似的，把附着于这些形象的祥瑞之气播撒到每个人的心隅，很显然，这些戏剧人物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灵。而且，由于他们所象征的仁、义、忠、信等品德，正是民间理想中道德诉求的反映，因此，他们成了人们最可亲近的神灵。

他们端坐在木轿里，张望着狂欢的人间，天真的眼睛里半是好奇半是诧异；他们行走在高跷上，如行走在天地之间，小心翼翼的步履迈过了人生的坎坷。

节日的宁都人神同欢乐，节日的宁都心灯相映红。是夜，正是元宵之夜，宁都又被装置在形形色色的灯笼里，是绽放在灯笼中的灯花，是装裱在灯笼上的剪纸。所有的村庄都有穿梭的灯火，所有的水面都有荡漾的灯影。

暮色苍茫中，我随着石上村的担灯队伍出村，走过河堰，走上山冈，走近了增坊村的桥梆灯。那是一条浩浩荡荡的灯火长龙，它由二十多条大长凳连接而成，每条长凳置十余只方形灯笼，灯笼分红白二色，白色的灯笼上贴红色剪纸花样。问起来，说法不一致，一说红色象征婚育人家，一说红色乃头年喜添男丁户所赠。究竟若何，当这条灯火长龙在田野里狂舞起来，也就顾不得追问